

第315期 投稿信箱: 755792341@qq.com



世界文化之窗

主编: 闻喜

加拿大: 邓思杰

时代风尘里的母亲与我

——写在母亲节前

九十年代初,一次夜饮,一位三十多岁壮硕的汉子不经意说起,他这些天不知怎么回事,老觉得疲倦,小便蜡黄蜡黄的。他继而说,近七十岁的母亲关切地问他,这是怎么了?是不是工作太辛苦?并埋怨他,这么大的人了,还不懂得照顾自己。

母亲叮嘱,不要熬夜,早点睡;晚上起夜时,记住要披件衣服;不能拖,明天去看医生……

他随意说着,我一时愣在那里。

这个高大,且极具男子气的人,到这么个年龄了,还有一位世上最爱他的人,在身边念叨着,关注着他的日常起居。

因为被顾惜着,因为被慈爱地呵护着,因为他有老母亲……

我自己,这一路走来,很多时候,苦乐只是自知和自享,尽管不足为外人道。虽然一直力图所谓“坚强着行”,但其实是接受了生活的教训,垫付着代价的……

我十三岁时,母亲永远离开。那是一个大年三十的夜晚,很寒冷的风,晃荡着家的后门。门后院坝中高大的榉树,漠然矗立。

明天,即是正月初一,春节。而这一天,该是她的生日。母亲的生日,落在春节这一天。

她已等不到了。那年的新春,家里乱哄哄的光景可想而知。窗外的夜空,鞭炮声忽来忽去,不时爆响。新的一年如期来临,家家户户闭着门,忙着迎接和憧憬,岁岁年年,团聚时刻。

而我们母子我们的家,却被户外喜庆的爆竹声打断和分割,这是怎样的一种反差与不堪!

在日后的岁月里,每每想起这个场景,我都安慰自己:那时那地,离开这个对她来说劳碌费心,谈不上多少温情和收获的世界,也许是一种解脱,一种释怀。

母亲不在的时光,二年后,我为求学离开了家,开始住校。一般衣服的洗洗叠叠,缝缝补补,自己已经能够做得来弄得起,尽管针线还嫌整脚;寒冷的冬天,临上床睡觉前,也会按照母亲以前的吩咐,习惯性地用热水烫烫脚。母亲说过,“要学会照顾自己”“要学会过日子”。

至于洗衣做饭,也开始熟能生巧,一些家务活不仅拿得起放得下,还“手脚麻利,勤快”。这是母亲对女儿们的要求,她不允许我们懒散。

这种早期生活造就的本能,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无论是工作或家务事,我们兄弟姐妹做事,一概不会偷工偷料。不等不靠,自觉行动,人人如此。几十年过去,至今也没有一人有睡懒觉的习惯。

回忆分析这种性格成分,部分原因,也许是母亲走后的“环境所逼”;但究其根本,是来源于母亲,她的行为习惯,她的言传身教。

高中,体育课一百米比赛,蹲伏起跑时,嗤的一声,傻眼了,一个同学发现他的裤裆破了。那时候是八十年代初期,中国的发展才起步

不久,一般人衣服裤子破了,也还是要缝缝补补的。

我们住校,他那手脚麻利的娘不在身边。针线工的干活,我便自告奋勇代劳。我穿针引线,破裤的同学陪在旁边,憨憨地看着我笑。为这事,以后去他家串门,他的娘还特意留我吃饭,并亲手熬煎荷包蛋,埋在我碗底,对我额外犒赏。

我清楚,这是一个母亲的一份怜悯和慈爱,因为她的儿子,而推己及我。

我至今忘不了这位母亲,尽管我和同学各为生活辗转,浮云一别,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,我从心底祝她老人家福寿安康。

昨天傍晚,我在房子的后院草地上,拔草,用锄头翻地,念及上述往事,不禁停下手中活路,出神稍息。

微风从身边绿色的草际吹过,草尖波浪起伏,间或传来一些虫鸣声。

忽然想起儿时,母亲坐在板凳上,在房子后院的榉树下,一笔一笔写信,给在远方城市冶金厂工作的父亲。母亲以前生活在城市,是读过书的。“家里米不多了,米缸快见底了”,“老大老二在长个子,食量也……”,夕阳静默地照着院落。

天黑时分,母亲盛了一碗豆角,叫着我的小名,要我躲进厨房灶台一角,藏着吃。该是田间劳作的哥哥,归来的辰光,如果不意撞见,或许引起他的不快,“干重活的吃不饱,还在玩耍年龄的最小弟弟,却第一个吃新摘的豆角……”。

这是艰苦时代里,当母亲的难处。

念及此,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袭上心头,“娘以指叩门扉曰:‘儿寒乎?欲食乎?吾从板外相为应答。’”

一瞬间,鼻子居然大酸,在人届中年,在品味过人世间的,何其多的忧患得失后……

也想起那时,七十年代的中国。一般乡村人家户,普遍穷着,能吃饱就不错了。那时候,吃碗新磨带着麦香的面条,或者煮熟的新鲜豆角,感觉愉快了哉……

很多年前,许多中国农村的母亲们,有病也瞒着家人,拖着不去看医生,怕给家里添负担,怕拖垮家庭,怕累及家人。

它顶着一缕红缨,盛装出现。应该是专程来看我的,不由分说,“咻”一声跃上我的闺阁。如仙铃的妙音,一声、两声,直到我醒来。

整夜,与二十三度富氧缠绵。

这里是榛子,宜昌的屋脊。晨曦刚刚睁开眼,满含娇羞。一线乍泄的光,若有若无,将我春梦中彻底唤醒。

此刻,我应该是裸露的。四肢、皮肤、大脑、灵魂,饱满的乳房。盛装的鸟儿扑棱在窗的上角,探下头,窥视卸下面具的我。它应该是上天之子,偶尔发出一点细音,打扰我的沉醉引起我的爱顾,妄想用心灵的线索缓缓交流。更多时,它将着了锦袍的头伸进窗内,静静凝视细细爱抚,怜悯着我这具饱受凡尘碾压的皮囊,送来整夜的寂静与空灵。

与密集的森林一同,富氧

作者简介: 邓思杰,文章见于《香港文学》,美国《侨报》,《世界日报》,台湾地区《中国时报》,《海外华人短篇小说选编》(第二辑,美国南方出版社)等报刊杂志书籍。曾获“加拿大,我的故事”征文枫叶金奖,“中国外嫁女全球征文”优秀奖。

“家庭医生说,我只能活三、四个月,真的吗?”西雅图郊外,飘着来自太平洋的瑞雪,薄薄一层,不多时即溶的无影无踪。医院诊室内,气氛紧张,40岁黑发碧眼的珍妮,坐在轮椅上绝望地问妻。

珍妮是妻的“老熟人”,肠胃不好,来来去去了多次,妻诊出她得了慢性病,开药后,病情基本稳定。今天,好久不见的珍妮,出其不意地来访,一开口便省略问候,直奔生死主题,让习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,不习惯地陷入长考。妻入诊室的前一刻,助手关照:“里面坐满珍妮的亲属,不知为什么来这么多?”电脑上珍妮的病情报告显示:肝硬化导致肝衰竭。虽然妻对肝病不陌生,只是诊断、治疗肝病不在她专科行医范围,她不明白珍妮为何唐突地找来,是病急乱投医?还是走错了门?

珍妮的目光流出渴望:“因为你看好了我的胃病,我信你。这次专程来听你的意见,肝病医生说没救了,如果你也说不行,我就认命,此行就是我的告别。”面对跨过不同专科,仍如此信任她的病人,妻觉得珍妮赋予她职业上最高的肯定,同时也把最沉重的听诊器挂在她颈上,像勋章,也像重担,压得她挺不直脖子。

妻拉过椅子坐近珍妮,尽量用通俗的字眼详细解释病情,规定每个病人三十分钟的问诊,妻加了倍,既为珍妮阐明实情,也延长与珍妮相处的时间,许多晚期病人走出诊室后,背影定格在永恒。珍妮是第一个病人,需由她来证实别科给出的诊断。思了许久,她说出不想说的话,但努力掺入一点希望,绝望时微弱的希望,对病患胜过强心针,超过特效药:“普科和肝病医生是对的,你的情况真的不太好!不过,只要尽了最大努力,说不定不止三、四个月。还有,如果可能,考虑做个肝移植。”

珍妮听完沉默了片刻,缓缓地挣扎着从轮椅上站起,在母亲的搀扶下,拥抱了妻:“我懂了,谢谢你,希望我的这些亲人有幸认识你,以后他们病了,也来找你。对不起,占了你午饭时间,我们不得不说再见了”。妻拉住珍妮的手,舍不得放开。

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,这一次不同。疫情刚刚开始,医院即将停止大部分面对面问诊,改成远距离视频问诊,何时再见无人知晓。妻很少在病人前流泪,此时,她的泪和珍妮的流在一起,肤色不同,泪色却是同样的清澈。她有些恍惚。

恍惚中,妻想起一位退休

美国: 夏洋洲

告别

护士,简,妻治好她困扰了多年的顽疾。如许多酷爱自然的美国人,简住西雅图不远西北处、世外桃源般的威碧岛(Whidbey Island)。像任何一座世外桃源,交通不便,桃源们的共同劣势。虽然沿途普吉湾(Puget Sound)的海风昼夜习习,奥林匹克半岛的雪峰四季皑皑,简坐渡轮跨海、开车到诊所,单程至少折腾两个多时辰。每次去就诊,简仿若去教堂,穿戴整齐,妆容高雅,金发梳的如流泻的瀑布,见医师如见牧师。

一日简紧急约诊,进门时依旧谈吐自如,有说有笑。妻疑惑的问:“老毛病又发了?”“没有,老毛病再也没发过。我是专程来向你告别的。”妻笑问:“要去哪里长假度假,还是搬出你的世外桃源了?”简答:“我被诊断出晚期胰腺癌。曾为护士,知道这意味着什么”。妻惊骇地张大嘴,面对她的绝症,她的淡定,她的妆容,所有可以抚慰的词汇此刻显得无比单薄,无比匮乏。就连泪水,也被简的平静压抑下去。简告白:“我来只想说,你是我见过最好的、最有爱心的医生之一!”

简和她先生走出诊室,步履坚定地迈向另外的医生办公室,想必还有更多的告别和告白。她脸上未显一丝一毫的惧怕,倒是真有些许去度假的神态。或许在简眼中,明天要赴一程不一样的旅行,观一路不一样的风景,吟一首不一样的诗篇。模糊的背影,留给妻闲庭信步的震撼,一波波的慑人魂魄!

妻曾向科主任探问,何以众多美国人面临人生终点时,如此坦荡?答曰:“信仰!”

几个月后,助手传来消息,简留在旅途的终点——天堂!

“但是,珍妮,奇迹也会发生,”妻从恍惚中清醒,竭力地解释:“三、四个月生存时间是平均数,就像美国人平均年龄七十八岁,而过九十的人也不少。人的生命有时极度脆弱,几秒内就能被摧毁。而生命力却异常顽强,一些得了癌症的人,被医生判为死刑后,顽强地撑过几十年。你这么年轻,体内蕴藏着旺盛的生命力,你属于那些活过九十的人,别说再见,别说告别,来日方长,后会有期!”

珍妮抱紧妻,轻声说:“我会再来看你的。”

此后,世人在新冠病毒前惶惶不可终日。医院重症监护室(ICU)里挤爆的患者,漫

延到走廊。医院腾出大批资源抢救新冠病人,其他病人则手术推迟,检查延期……

穿梭在诊间的妻,身着连体防护服,戴紧普通、外科和N95三重口罩,抵挡着无孔不入的新冠病毒,保护着自己,保护着每天吃一锅饭的家人。同时,展开她称为“无氧门诊”的岁月:时常刚告别病人后,迅速摘除口罩,溺水者似的抓紧时间大口吸气,充分补氧,鼻梁上布满道道勒出来的血印,犹如与病毒作战时挖下的战壕。

妻休息时会想珍妮,只是她如石沉大海,再无消息,像她这样的体质,很难抵挡新冠。病毒对老人、重病者、未打疫苗者的摧残,毫不留情。

一日,有病人进门便对妻高呼,你好吗?像告别了多年的老友见面,十分亲热。妻看着黑发碧眼的病人,觉得口罩后面帽子里下面是珍妮的脸。珍妮!她叫了一声。病人说,我是琳达,不记得我了吗?疫情前我曾陪母亲找你看病,我们聊过。妻想了许久也忆不起来,看了成千上万的病人,算上陪伴的亲属,量之大,让她为常常记不清或记混人而尴尬。她小心翼翼问琳达,母亲如何?琳达说母亲得了新冠,已经走了,像无数患者,隔离在ICU时,独自离去,没有遗言,没有告别。

妻记起有位ICU护士的闲聊:一位妹妹送有症状的哥哥就医,当哥被确诊为新冠时,妹吓得说了句“叫他太太来管他”后,来不及告别,拔腿就跑。哥不久进了ICU,起初与太太手机视频,没几天病情恶化上了呼吸机,一星期后,永别了太太和没来得及告别的妹妹。一年后,ICU护士告别了ICU,辞职改为人像摄影师,把癖好变成了职业。她已无法忍受一个个鲜活个体在她眼前,在呼吸机下,挣扎着逝去。

彼时疫苗尚未面世,一波波增多的逝者令人谈病色变,而同样令人色变的,是江湖上充斥着无知或伪无知的传说,比如消毒剂可以杀病毒,比如新冠只是特大号的流感。即便随后疫苗异常快速的问世,拯救了千家万户,它却被一些民众诅咒,视为毒针。妻的一位病人,用十二分不屑的口吻发誓,绝不打那东西。在几乎年年都有医学诺贝尔获奖者、不断创新的美国,几十万科研和试药人员日以继日、冒着极大风险奉献给人类的灵丹妙药,竟被人污

醉卧于此,不愿醒来。

仿若遁入天界瑶池,四面芬芳,清气馥郁,不思归途。

翠鸟娇啼,若隐若现,第一声应自银河处传来,一路逡巡一路呼唤,迈着极细碎的脚步,谨小慎微世外隐人。随着大地的苏醒,鸟儿们结伴结伴从天外赶来,试图参与我的美梦。

它顶着一缕红缨,盛装出现。应该是专程来看我的,不由分说,“咻”一声跃上我的闺阁。如仙铃的妙音,一声、两声,直到我醒来。

整夜,与二十三度富氧缠绵。

这里是榛子,宜昌的屋脊。晨曦刚刚睁开眼,满含娇羞。一线乍泄的光,若有若无,将我春梦中彻底唤醒。

此刻,我应该是裸露的。四肢、皮肤、大脑、灵魂,饱满的乳房。盛装的鸟儿扑棱在窗的上角,探下头,窥视卸下面具的我。它应该是上天之子,偶尔发出一点细音,打扰我的沉醉引起我的爱顾,妄想用心灵的线索缓缓交流。更多时,它将着了锦袍的头伸进窗内,静静凝视细细爱抚,怜悯着我这具饱受凡尘碾压的皮囊,送来整夜的寂静与空灵。

与密集的森林一同,富氧

作者简介: 邓思杰,文章见于《香港文学》,美国《侨报》,《世界日报》,台湾地区《中国时报》,《海外华人短篇小说选编》(第二辑,美国南方出版社)等报刊杂志书籍。曾获“加拿大,我的故事”征文枫叶金奖,“中国外嫁女全球征文”优秀奖。

中国: 易晓燕

色醉人间

大地守护了整夜的好梦。半睁半闭,意识慢慢泛泛,仰躺着,就像一叶无所求无所念的荷,蛰伏在清波上,随着玉润气息的流动,混沌沌,一无所想。

我应该适应鸟儿的爱抚,如同滚滚红尘中,一个陌生男子无意的温柔相待,满含善意极尽的呵护。或许只一瞥、一瞥、一次不经意擦肩而过一眸清澈的注视,担心你跌倒,温柔地揽入怀中。

它不厌其烦地注视着我,始终守在窗棂最高的一角,就像世外孤傲的剑客,从不轻易出招的绝顶高手,不屑任何方式的肉体的碰撞,只求心灵深处的守望,远远地周全彼此。

想取个名字赠给它。赤条条站起身,那时它仍在高处,见我一丝不挂,害羞地往后一掠,落在阳台檐梁上,头别向原野,视线投向森林更深处。

始终一米距。

大地只给我一盏茶恋爱的时间。晨曦迫不及待莅临大地,加入凡尘的人间烟火。此时天光已开,万物勃发。林间鸟儿奔放地欢叫,自四面八方聚于此红尘中。

立于眺台远望,极目是莽莽无边的森林。森林中央开阔处,层层连绵,青瓦灰墙,飞檐流阁,栋栋连体别墅在清晨的好梦中,此处不知谁取名:昭君原野。哦,对了,这是美人的故乡!难怪一入此便情愫顿生,渐入化境,原来此处本是灵魂的故里爱的天堂。

只披一件长袍,松松系了

蔑、拒绝、唾弃,比病毒还避之不及,令妻扼腕叹息!

作为在美国制药公司、与同事开发过三季流感疫苗的我,听到“毒针”二字,禁不住一跳三丈,与人雄辩的欲望,随着落地时减弱,最终也转为扼腕的叹息。雄辩有用吗?信者恒信,不信者恒不信。疫情中多少次,命运并非上苍的安排,而是自我的选择。选对了则存活,选错了即告别!

妻又想到珍妮,即便愿打“毒针”,晚期病人恐怕没有挨打的资格。一些人眼中的不屑,是另一些人心中不可得的奢望。

三年多后,疫情接近尾声,然而,对大疫的忽视与懈怠,无知和伪无知的横行,疫苗的被诋毁……诸多令人匪夷所思行为的后果,让地球上拥有最顶尖的医疗设备、最优秀的医护人员的美利坚,不再美利坚。过百万人不告而别的悲剧,在无数人脑海,沈积为挥之不去的噩梦。

好在,悲剧也有剧终的字幕。

这天,医院边整条街,几十株樱花树枝,享受着春风轻拂,绽开一片片黄蕊的玉瓣花朵,一簇簇粉白,一束束嫣红。妻接到助手转来的有关珍妮的电邮,她心跳剧烈。对有些不幸的人,没消息就是好消息。颤抖着手,妻点开电邮,只一眼,泪便无声滴下:“医生,我是珍妮,还活着,约到你下个月的门诊,后会有期,希望别来无恙!”

作者简介: 夏洋洲,科学爱好者,现居美国。美国南缅因大学免疫学硕士、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统计学硕士。赴美学习工作生活多年。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研究艾滋病、肿瘤,在默克等生物制药公司作为临床统计师研发糖尿病、肿瘤药物以及流感疫苗。早年在《自然:医学》、《自然:细胞生物学》等英文杂志与同事群发研究文章,近年在美国中文报《世界日报》副刊、上下古今和家园各版,独发八十多篇文章。美国西北华人笔会会员。



鸟儿或滑翔或高飞,轻捷地从每家窗户欢愉而出。这些鸟儿莫不各怀使命,是上天派来的神物,于榛子这方圣地,度化每一个疲惫的灵魂么?

一阅看我一眼,再看向绵密的丛林,他终是要走了。我依依不舍,伸出手去,急切地表达爱意,企图留住他。轻啼一声,他飞向向我,只一秒停顿一个注视,再一滑,便往森林深处而去了。

果断而决绝!

凡尘万物,自有来路,各有去处。到终点,尘归尘,土归土,原本终究是要分开的,伤怀何益?时光匆匆向前,从不停歇,不因来不及留下姓名,来不及分享喜悦,来不及举案齐眉而停留半分。只那一刹那的温柔,便是一生一世。

我愿与阿难一同,化身石桥,受五百年风吹,五百年日晒,五百年雨淋,只愿有一日再见你从此经过。

这一番度化,在兴山,榛子。

作者简介: 湖北省作协会员。著童话《仙子与灵娃》三卷,2017入围中国少儿文学奖。著长篇小说《武矣定传奇》四卷,2022年1月获得湖北省第十一届屈原文艺奖。现任夷陵区作协副主席。